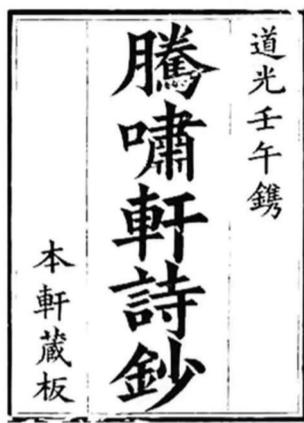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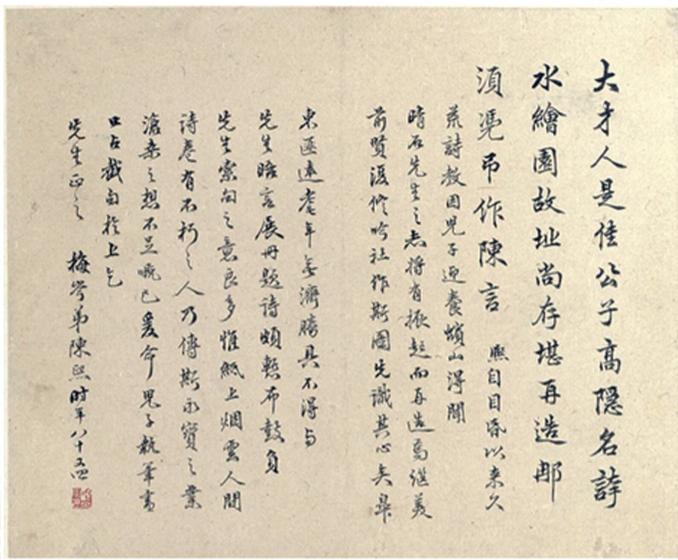
海陵
旧话海陵
旧话

陈梅岑晚年寓居蠙山

◎徐继康



《騰嘯軒詩集》书影



陈梅岑题《水绘园图册》

上海洋山港
区域
曾属南通管辖

◎何台

今上海洋山港区域,在行政区划上属浙江省舟山市嵊泗县洋山镇,历史上曾属南通管辖。

历史上,嵊泗一带有北界、马迹、马鞍等诸多名称。清代中期以后,嵊泗隶属江苏省崇明县管辖。1934年8月7日,崇明县官方报纸《新崇明》第四版刊登了《开发泗礁、嵊山之商榷》一文,其云“盖定海、嵊泗间交通,实较与本邑(崇明)为便”,这是有史稽考以来最早使用的“嵊泗”地名。1934年,江苏省第四区(即南通区)专署驻南通县,辖南通、崇明、启东、海门、如皋、靖江6县。嵊泗列岛属崇明县第五区(崇明岛区域设四个区),洋山岛周边地区均属嵊泗列岛。即洋山岛属嵊泗列岛,嵊泗列岛属崇明县,崇明县又属南通区。洋山岛理所当然就属南通区管辖了。

嵊泗列岛位于崇明岛东南、杭州湾东,由大小400多个岛屿组成,清末民初有人居住的岛屿10多个。区境(现称县境)西接杭州湾,西北与上海市海域相邻,东连公海,北与余山洋相连,南与川湖列岛交界。民国时期,嵊泗列岛属崇明县管辖。抗日战争时期,嵊泗为汪伪政权浙江省定海县第十区。1946年,嵊泗改为江苏省直属区,次年改直属区为设治局,由海军管辖。1949年10月,嵊泗始置县,属从大陆流亡的江苏省政府(设在枸杞岛)管辖。1950年7月嵊泗解放,设特区和军管会,由苏南行政公署松江专区管辖。1951年3月,特区和军管会撤销,由苏南松江专区管辖。1952年,苏南、苏北行政区合并为江苏省,嵊泗县属江苏省松江专区。1953年划归浙江省舟山专区。1958年10月,嵊泗县改为浙江省宁波专区舟山县嵊泗人民公社,政社合一。1960年11月—1962年4月划归上海市,称上海市嵊泗人民公社。1962年4月,恢复县建制,属浙江省舟山专员公署管辖。1970年、1987年,舟山先后改为舟山地区行政公署和舟山市,嵊泗县属舟山地区和舟山市至今。现嵊泗县辖菜园、嵊山、洋山(洋山港所在镇)3镇和五龙、黄龙、枸杞、花鸟4乡,8个居民委员会,38个村民委员会。嵊泗县境内有丰富的水产、盐化、海洋能、港口资源;有列岛风景资源和天然气、海沙、花岗岩以及风能、太阳能、滩涂等资源。嵊泗县洋山镇洋山港由上海市开发投资建港,即洋山港现属上海市管辖,其所在区域在行政上属嵊泗县。洋山港由大洋山港口区和小洋山港口区组成,可供开发的深水岸线4900米,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深水港区。

他的儿子是谁?为何要将他接到掘港来孝养?

陈梅岑的妻子钱氏出于杭州名族,族中名士辈出,大画家钱东就是她的胞弟,钱杜是她的族弟。两人得子甚迟,结婚七年也就是乾隆四十年(1775)九月,长女出生,再八年后次女出生,差不多又过了十年,他们的独子才姗姗来迟。陈梅岑对这个儿子很是喜爱,为他写了许多诗,如《示如松》《短歌示松儿》《清明感怀示见如松四十二韵》等等,并云“吾子仁慈少呵叱”“少年解事怜亲老”,可见此子甚是善解人意。然而遍查史料,都未发现与相对应的陈如松这个人。后阅陈梅岑《騰嘯軒詩集》,在最后一页的最后一行,发现有“男德培校字”几个字,原来他儿子大名叫陈德培,“如松”“松儿”为其小名。在道光《如皋县续志》卷四“秩官”中,果然看到了陈德培,他在道光六年(1826)至九年任如皋县主簿,道光十年回任,不久又离任了。在他的名字下面,注有“浙江秀水人,例监,咨署”的字样。从雍正九年开始,清廷添设如皋县主簿一人,驻掘港。所以这些年,陈德培一直居于掘港课盐署西侧的主簿衙署。在《水绘园图册》中,也有他所题的七律两首。为什么将年迈的父亲接到掘港,而不留在老家秀水?其实早在嘉庆十八年(1813)六月,陈梅岑的次女就先去世了,第二年长女又逝。七十岁那年,老妻又与世长辞。这世间他唯一可依靠的,就是陈德培这个儿子。

陈梅岑从小随宦金陵,成年后足迹半天下,翻看他的诗集,发现他一直奔波不停,因为任职原因,居于京师、淮安、徐州最久,扬州、杭州去得也多,反而在秀水老家的时间很少。谁曾料想,他晚年竟然侨居于海滨古镇掘港。其实,乾隆四十五年春他在扬州时,就写过一首《李籍堂斋中小集即送其游蠙山》,诗中写道:“雉皋沙暖堤草青,蠙山日斜海霞赤。万顷波光岛屿浮,五更蜃气楼台隔……”看来他对掘港还是非常熟悉的。在七十多岁的时候,他也来过一次如皋,写有一首《如皋访冒辟疆水绘园故址》,其时又有《通州道中早起作》,可知那回只不过是一次路过罢了。

袁枚在《随园诗话·补遗》卷一中记载:

乾隆辛卯冬日,严冬友侍读在沈学士云椒席上,偶谈及稚威以韵韵咏葡萄事。沈因指席间橄榄,命其门人陈梅岑云:“汝能以十三‘覃’韵赋此乎?”陈即席成二十韵。

乾隆三十六年(1771)冬日里的某一天,时直南书房的沈初与内阁侍读严长明席间论诗,以橄榄为题,即命弟子陈梅岑当场吟对。这位陈同学也真是了得,当场一口气就赋下一百二十字的五言长诗一首,不仅对仗严谨,并且警句迭出,寓意深远。袁枚听说后大为惊喜,不惜篇幅,录全诗入《随园诗话》中。

不独袁枚,就连他的恩师尹继善对陈梅岑也是赞不绝口。六年前,时任两江总督的尹继善听袁枚大夸门人陈梅岑之才,再读其诗,峭拔清隽,颇有独到的见解,有些将信将疑,恰逢已故安徽布政使许松佶的儿子前来为其父遗照乞诗,便叫来陈梅岑让他当面题诗,谁知陈梅岑拿笔便写,一挥而就。令人惊奇的是,许松佶年轻时曾在四川作幕,尹继善也曾经任过四川总督,而陈梅岑从来没有去过四川,但他为这幅《细雨骑驴入剑门》的题诗,却句句说出尹继善心里想说的话,蜀中景象,剑门风光,有如亲历,尹继善不由得拍案惊奇。这年秋,尹继善出任文华殿大学士,离任入阁之前,他挥笔为陈梅岑的诗集写了序。而此年,陈梅岑只有十七岁。

陈梅岑是个神童,这在沈初的文中也有记载。乾隆二十六年(1761)春,沈初在同乡钱陈群的推荐下,到金陵去教读江宁府江防同知陈省斋的孙子陈梅岑。沈初见到了这位十三岁的学生,只见他“头角崭然,风标玉立,读书目数行下”“性婉顺,乐亲其师,课毕后依依左右”。每当沈初写诗作赋之时,这小家伙就一旁斜斜地看,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。有一次,沈初拟古乐府写了一首《乌夜啼》,陈梅岑看了几遍,第二天一大早,他递给老师一张诗稿,也是一首《乌夜啼》,结句为“乌夜哑哑泪如雨,忆昔行人此时去”,沈初一读叹绝,他对陈省斋说:“是诗何减王龙标!”

陈梅岑大名叫陈熙,浙江秀水人,他遗传了爷爷“诗词双绝”的文学

天分,从小就才名早著,二十岁赘婚杭州钱家,岳父即在一首《花鬘词》中写下“定知才子生花笔,先赋催妆后画眉”,满脸的眉开眼笑。虽说才华横溢,可惜陈梅岑的考运一点都不好。乾隆三十三年参加顺天府乡试,同考官朱筠对他十分欣赏,荐之甚力,就在填榜的时候,因朱筠与主考官话不投机,导致所推荐的卷子全部落榜。接下来,陈梅岑两次应试也没中,到头来仅是一个国学生。后来在四库馆副总裁、尹继善四子庆桂的帮助下,入武英殿抄书,于乾隆四十六年议叙官安徽州佐,五年后奉檄奏拨河工于清江浦、补泰州佐,再任徐沛同知。官做得不大,诗名却不小,当时诗坛名宿除袁枚、沈初、朱筠外,如钱陈群、蒋士铨、庄有恭、王文治、洪亮吉、王昶、谢启昆,包括后辈陈曼生、陈文述等人,对他都是赞赏有加。舒位在写《乾嘉诗坛点将录》时,把陈梅岑誉为“赛仁贵”,在精心挑选的海内一百单八位诗坛名家中,名列第四十二。

谁也没有想到,这位大名鼎鼎的陈梅岑,晚年就生活在掘港,透露这条信息的是收藏在上海博物馆的一本册页。嘉庆年间,苏州人沈三白为如皋的冒晴石画了一幅《水绘园图》,在册后诸人的题跋中,有陈梅岑一开。他题写了一首七绝:“大才人是佳公子,高隐名夸水绘园。故址尚存堪再造,那须凭吊作陈言。”诗后还有一段跋文:

照自目昏以来,久荒诗教,因儿子迎养蠙山,得闻晴石先生之志,将有振起而再造焉。继美前贤,复修吟社,作斯图先识其心矣! 皋东匪远,老年无济胜具,不得与先生语言,展册题诗,颇惭布鼓,负先生索句之意良多。惟纸上烟云、人间诗卷,有不可朽之人乃传斯永宝之业。沧桑之想,不足慨已! 爰命儿子执笔书口占截句于上,乞先生正之。梅岑弟陈熙时年八十四。

蠙山者,掘港之别名也。从以上文字中,可以得出一些信息:陈梅岑题跋时正寓居于掘港,已经八十四岁,久不作诗,早没有了少年时那倚马可待下笔千言的才情,而且也不能提笔写字了,只是口占一首七绝,叫儿子执笔书于册页之上。